



假如我能搏击蓝天,那是您给了我腾飞的翅膀;假如我是击浪的勇士,那是您给了我弄潮的力量。我的成长,一路有您相伴,对您的感激,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,对您的祝福,永远也不会改变——

敬爱的老师,祝您节日快乐

幸福

刘艳杰

五块钱,在当今只能买一盒冰激凌,既谈不上是重金,更谈不上购车、买房,只能是日常生活中的零用小钱。可是,在当年对我来说,五块钱的意义却远比大大,分量更比泰山还重。因为,五块钱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。

1956 年 6 月下旬,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,迎接高考。一天,我的班主任孟庆尘老师找我谈话。孟老师说: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在郑州招生,学校研究决定,让你去参加考试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听到叫我去参加考试,心里有些不安。孟老师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,劝我说: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特批的全国唯一一所提前、单独招生的高校,考上考不上都没有关系,考上了,你可以上全国最好的大学;考不上,还有一段时间,准备准备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,只当练练兵。孟老师几句话打消了我的顾虑。我问孟老师,我报什么专业好?

孟老师说:你是三好学生(学习好、思想好、身体好),而且文科、理科都好,考试的科目越多对你越有利,你报哲学专业吧,因为哲学专业文科、理科都考。孟老师是教语文的,他不仅书教得好,而且为人师表,爱生如子。我靠助学金维持生活,有了病了孟老师住往自己拿钱给我治病。孟老师对我可以说是情深义重。听了孟老师的话,我决定报哲学专业本科。最后我问,咋去郑州参加考试呀?

孟老师知道我身无分文,学校不补助钱,我是无能为力的,便说:给你五块钱,大伙上给你带一兜馍,按时去郑州参加考试吧。

6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,我与单鸿恩等同学搭火车一同到达郑州,住在郑州八中教学楼上,地板上铺一张席就算是床铺。我是第一次坐火车,第一次到省会郑州,又是第一次参加高考,夜里躺在地板上,辗转反侧,思绪万千,不由得想起了我

充满辛酸与血泪的求学之路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,杞县当时是兵荒马乱,旱灾、虫灾连年不断。我两岁时父亲病逝,家里靠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。正当我到了上学的年龄,1943 年秋季黄河东岸从中牟至太康决口 11 处,滔滔黄水铺天盖地淹没了我们的村庄。我们母子只得四处逃荒要饭,沿街乞讨,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。盼星星,盼月亮,终于家乡解放了,黄水也下去了。我们回到已变成一片废墟的家乡,母亲

五块钱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

马远征

带着我和哥哥砍木棍割野草,搭起一个草庵子,算是有了一个藏头落脚的地方。母亲勤劳、善良、忠厚、贤德,是个闲不住的人。她拖着病弱的身體,既要干笨重的农活,又要忙家务活,夜里还要做针线活。她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,有严重肺气肿,整夜咳嗽吐痰,也舍不得花钱看病。后来,在舅舅帮助下,家里刚刚盖起几间草房,母亲却因劳累过度,积劳成疾,匆匆离开了我们。

这时我只得跟着大爷过活。我 12 岁才开始上小学。时不我待,只争朝夕。我用 3 年时间学完了 6 年的课程,顺利考上了初中和高中……

考试那天,艳阳高照。我带着考试用具急忙赶到设在省政府大礼堂的考场。卷子发下来了,我一看试题,乱哄哄的脑子顿时沉静下来了,题并不难,我便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答题之

中。

考完了,我一盘点,来回火车票钱,加上饭钱等,总共花了三块钱,还结余两块钱,心里乐滋滋的。可一想到能否考上?心里又很沉重。参加考试的满满坐了一大礼堂,并且这些人都是全省各个学校选送来的尖子,特别看到许多穿戴讲究的同学,心中更生出自卑感。不由得反问自己:穿着粗布衣,啃着干馍,甚至发霉的馍,每顿只喝五分钱一碗榨菜汤的穷学生能行吗?时不等人,我顾不得喘口气,便怀揣着节约下来的两块钱,带着种种疑问回到了学校,重新投入到迎接高考的复习之中。

熬过十年寒窗苦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7 月 11 日上午,我正在逐题演算数学题时,听到校园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欢笑声,考上了!考上了!很快一张河南日报送到了我的面前。我一眼便看到了,中国人民大学郑州考区第一、二次录取新生名单:在哲学专业一栏下,我名列第一。我生怕看错了,定定神连看几遍,一点不错,是我。迎接高考紧绷的弦松下来了,我高兴极了。同学们为我欢呼,老师们向我祝贺,家乡的亲朋好友夸我是好样的,我沉浸在付出之后得到回报的甜蜜之中!

吃水不忘淘井人。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,是家人呕心沥血,节衣缩食供养的结果;是学校、老师精心培养的结果;也是我历经磨难、不惧艰险、愈挫愈坚的意志,支撑着我全身心投入学习的结果。我更不会忘记,开封二中在关键时刻救济我五块钱的意义。正是这五块钱,让我这个旧社会的要饭娃从最偏僻落后的农村走到令人向往的首都——北京城,考入当年号称黄埔军校中国人民大学。

贫穷、苦难,对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来说,不是苦海,不是不幸,而是前进的动力,是历练品德的大熔炉。



教室内细若蚊音的哭声很快就变成了几十人的合奏。

放学铃早已响过,刘老师仍木塑般站在台上,一脸愁容地看着伏在桌上失声痛哭的学生。

同学们怎能不伤心流泪呢?明天,他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就要去外地治病了。他这一去,不知何时才能回来,语文课谁来教?数学课又是谁来教呢?

其实数学课原本是袁老师教的,可他已在半年前就停薪留职去南方一开放城市代课去了。同学们给他写信的纸都浸着点点泪痕,语句滚烫得能令人潸然泪下:“袁老师啊,您回来吧,全班 50 多名学生正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盼着您早日归来。我们保证都听您的话,遵守纪律,按时完成作业。”袁老师仍如黄鹂般一去杳然。他在南方代课,补助不算,月薪 6000 多元,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。庙小僧少的学校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增加刘老师的负担,让他语文、数学一肩挑。刘老师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,真可谓兢兢业业、呕心

沥血。得知他明天要去外地治病,同学们怎能不伤心痛哭呢?

已向校长出示医院诊断证明、递交外出治病申请了,也向全班学生辞行了。起床铃还没响,刘老师就悄悄起了床,他想趁全校师生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悄无声息地离开学校。他不忍看到同学们眷恋的眼神。

刘老师打开房门,愣住了,凛冽寒风中,整整齐齐地站着他的学生。班长李立走到刘老师面前,用双手捧着一把票子,哽咽着说:“刘老师,这是全班同学的一点心意,请您收下吧。”

黎明熹微的晨光中,刘老师看到票子有壹角、贰角、五角的,也有壹元、贰元、伍元

顾振威

的;有崭新的,也有皱巴巴的。本地贫穷落后,学生们平时连两毛钱一份的菜都舍不得买啊。刘老师觉得鼻子酸酸的,哽咽得说不出话。

李立对肃立无声的学生提议道:“同学们,我们唱首《祝您平安》,为咱们的刘老师送行,并祝咱们的老师早日康复吧!”

“你的心情,现在好吗?你的脸上,还有微笑吗……”沁人心脾的歌声响起来了,刘老师觉得这感人的歌声洗去了他身上的疲惫以及心上的尘埃。面对天真无邪的学生,他觉得一切表白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他默默掏出通过同学关系弄来的医院诊断证明,将它揉搓成一团,又一点点撕碎,撒在空中。碎小

的纸片像初春的蝴蝶一样在空中翩翩飞舞。

起床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,崭新的一天在刘老师颤抖的喊声中拉开了序幕:“同学们,请进班上早自习吧!”

而在千里之外的南方一小城,袁老师正向同事调节课,他想将下午的课调到上午,因为他下午要到车站接一位昔日的同事。他还不知道在 10 天之后,他会接到一封读后让他眼角湿润的信……



必说。他母亲听说后,心急火燎地来到学校。不巧的是那天她感冒了,喉咙嘶哑说不出话来,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,只得两手比划着,急得满头大汗。孙博泪流满面,扑通一跪跪在母亲面前,母子俩相拥而泣。从那以后,孙博就像换了个人似的,早来晚走,发奋学习,再也没有逃过一次课,学习成绩也一路上升。

这两件事让我思考良久。有时候,暴风骤雨式的批评教育,是不是就能收到应有的教育效果?

有天晚上,5 岁的儿子失手打翻了鱼缸,他吓得站在那里,低着头一动不动。我听到响声从书房出来,装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,把地板拖干净,把碎玻璃收拾好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不知什么时候,儿子站在我身边,“哇”地哭出声来,我看到了目的,就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,告诉他以后小心,儿子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春风无形,却能吹开百花;春雨无声,却能润泽万物。有一种爱如春风化雨,总能于无声处抵达心灵最深处。

献给老师

尚纯江

金风送爽收获时,
丹桂飘香叶满诗。
硕果思念园丁恩,
学生感恩颂恩师。
总念烛尽化作灰,
不忘蚕死尽为丝。
春育桃李满天下,
秋收硕果师心知。

奖杯

王伟

去年教师节,县教育局举行“园丁杯”征文比赛。我班有五名同学参加,其中四名同学进入等次奖,颁发了奖状和奖杯。而张强同学获得的是优秀奖状,只有奖状,没有奖杯。

颁奖那天,正赶上同学们进行月考,获奖同学没有参加颁奖仪式,奖状和奖杯是由我代他们领回来的,五张奖状,四个奖杯。

另外,我本人得了个教师辅导奖,颁发有一张奖状和一个奖杯,这样就好办了,我把自己得的那个奖杯拿出来,正好五个奖杯,每位同学一个。

第二天,我把他们五个同学召集起来,照了一张合影,五位同学手捧奖杯和奖状,脸上露出自豪与快乐的笑容。

这次征文的获奖作品,教育局结集出了一本小册子,准备每位获奖同学赠送一本。由于我一时疏忽,没特别留意,等把小册子发下去以后,才看到在小册子的序言里,提到了颁奖事宜和获奖情况,我真担心张强同学会从中看出点问题。

果然不出所料,第二天,张强

本期策划:马芯 杨雅萍



忆江南

教师小院

(外一首)

周存亮

秋风至,
数日雨烟凉。
桂子香飘佳日秀,
石榴红落艳群芳。
霜鬓笑声闻。

忆江南

念恩师

情难寄,
无语泪先狂。
寒舍书香声犹在,
秋晨霜径语心长。
念处断愁肠。

班里有个调皮的男生丁伟,总爱在课堂上做恶作剧,被老师发现后,他头一低,任由你批评训斥,一副水泼不进的样子,让老师们很是头疼。作为班主任,他自然是我重点“关照”的对象。有次我辅导学生时,发觉背后微微一动,我猛地转身,发现丁伟正拿着透明胶带往我衣服上贴字条。看到他吓怔的样子,我强忍住怒气,继续给学生讲课。下课后,我让丁伟到办公室来一趟,他满不在乎地跟我来到办公室,往墙角一站,低头等待发落。我正准备历数他的“罪状”,给他暴风骤雨式的“洗礼”,恰巧一位老师有事找我。等办完事回到办公室已是半个多小时后,想到办公桌上的作业本下午还要发下去,又拿起笔批改作业,厚厚的一大摞作业直到放学才批改完。放下笔,不经意间看到丁伟还在角落里站着,才猛然发现原来把他给忘了。这时,我的气也消了大半,便让他先回家。后来,丁伟给我写了一封信,他在信中说:“我曾在很多老师的课堂上捣乱,其他老师都讨厌我,甚至不愿跟我多说一句话,同学们也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,你是唯一一位发现我做恶作